



鲁迅文学院 编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散文卷

宁肯◎著

大师的慈悲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鲁迅文学院

鲁迅文学院 编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散文卷

大师的慈悲



宁肯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的慈悲 / 宁肯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6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散文卷)
ISBN 978-7-5469-2554-7

I. ①大… II. ①宁…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8799 号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散文卷

大师的慈悲 DA SHI DE CI BEI

著 者 宁 肯
主 编 施战军 于文胜
责任编辑 张好好 张筱谨
特约编辑 郭 艳 邵 筐
封面设计 党 红
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邮 编 830011 电 话 0991-3773964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5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554-7
定 价 19.80 元

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店: 新疆旅游书店(<http://xjdzyc.taobao.com>)有售,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



CONTENTS 目 录

- 
- 大师的慈悲 / 1
在一棵树中回忆 / 14
秋天 / 22
虚构的旅行 / 29
1999 年自画像 / 61
我的 20 世纪 / 66
还乡 / 86
记忆, 北岛 / 92
黑梦 / 99

贾晓淳印象 / 106
乔伊斯与卡夫卡 / 112
说吧,记忆 / 121
我叫她桑尼 / 133
关于沉默 / 136
游戏精神与虚无主义 / 145
为什么不同? / 158
想象的悬崖 / 163
经历·阅读·写作 / 168
后记:我与新散文 / 187

大师的慈悲

大师的慈悲有时体现为一种月光，阳光普照，月光慈悲。清冷的天空，月光渡海而来，大师注视我们，环状的峦影恰似大师低垂的目光，这时天空就像含意深远的镜子——我说的是十世班禅大师。

事隔多年，大师再次出现在西藏是1986年3月，那时中断了26年之久的“祈祷大法会”在拉萨大昭寺首次恢复举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主持盛会。那一

天，大昭寺前人山人海，僧俗足有十万之众。大昭寺是法会中心，班禅大师已经莅临，但尚未出现在寺顶。人们翘首，仰望，期待。我和林跃（我的拉萨六中的同事）置身在手臂和目光的海洋中，我们像恒河之沙那样细小，微不足道。彼时阳光普照，人类盛大，无数的目光陌生激动，无数的遥远的面孔似乎把各地的阳光带到了广场，不用细看就能从他们的脸上辨认出不同地区的阳光。

如果恒河之沙也有妄念的话，大约就是我和林跃了。因为在万头攒动中，我居然向林跃提出能否跻身大昭寺顶看看。这绝对是妄念，这怎么可能呢？林跃认为完全不可能。

大昭寺戒备森严，一个个红衣喇嘛和

保安人员已将寺院团团围住。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可以不必进大昭寺也仍然可登上大昭寺顶,因为就在前几天,我和林还被一个藏族同事引领入毗邻大昭寺的宗教局小院登上过大昭寺顶。宗教局与大昭寺顶有一条通道。我执意试试,林跃同意了。

我们沿广场一侧溜到宗教局小院。正好宗教局是当时法会布施的地方,院子里挤满了老人、孩子、妇女、青年人、舍钱的、送米的、供酥油的、送宝物的。一个明显是八角街职业乞丐的老人把一小口袋青稞倒进了大的青稞口袋,场景十分感人。我们看到院子里回廊的楼梯口,这里就通往大昭寺,竟然无人把守!

我们紧张地侧身而入,上了楼梯。楼梯又窄又陡,到了屋上面,豁然开朗,一条木

质回廊与大昭寺连通。我们看到了寺顶,而且听到了隆重的辩经之声,心里的喜悦无以复加:这时候,除了错落的寺院顶部,我们还没看到一个人。

回廊上也没人。

我们穿过长长的回廊,到了大昭寺顶的边缘,这里有个入口,最后的入口,过了此口就是大昭寺顶。这儿有人把守。

拦住我们的是两个高大的喇嘛,我们不能再前进一步。如果是保安人员我们会自觉地退后,甚至连头也不敢露,但面对喇嘛我们决定试一试。我们既紧张又厚脸皮地恳求喇嘛放我们进去,说了许多好话,说我们是北京教师队的,前几天市长还专程慰问了我们。但是说什么都没用,只要通行证,没通行证不放行。我们能溜到这儿已很

幸运了,其实就这儿看也比在下面广场上强一百倍。我们看见寺顶回廊上坐了一圈整整齐齐的喇嘛,有两个对吹海螺的喇嘛一动不动,看上去像壁画一样。不远处就是大昭寺著名的天井,我们的取景框收进了对吹海螺的喇嘛,感觉就像摄取一千年前的情景。

我们围着入口转来转去,忽然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人从入口内走出来。中年人手提步话机,戴着茶镜、胸卡、礼帽,很有风度,我一看,这不是丹巴坚作市长?前几天他还接见过我们!丹巴坚作市长是这次大法会领导小组组长,他要说句话让我们进去就太好了。我决定试试,林跃拉了我一下,没拉住,在西藏我不知哪来的胆子。

我走到丹巴市长跟前,老远就同市长

打招呼,走近了更亲切。您好,您是丹巴坚作市长吧,看见您太好了!丹巴市长审视地看着我,显然因为叫出他的名字丹巴市长表情一下缓和了,甚至觉得有点奇怪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市长向我点点头,我也不管什么礼数了,一下握住了丹巴市长的手,赶快自我介绍,说到了几天前的北京教师队见面会。这时,林跃也过来了,我们请求市长带我们进去。丹巴坚作市长看了看把守的喇嘛,说,他们不认识我呀?我说,您是市长,他们还不认识您?您不用说什么,您前头走我们后面跟着就行,准能进去。丹巴市长笑笑,幽默地说,那就试试?

我们刚才跟喇嘛软磨硬泡时提到丹巴坚作市长,现在我们就跟在市长后面,到了喇嘛跟前,我说:瞧,丹巴市长接我们来了。

丹巴市长回头看了一眼,似是默认,虽没说什么,但也不用说什么——我们顺利地通过!

我们跟着市长,向市长道谢,同市长谈笑风生,我们的意思是想让这里游动的便衣和保安人员多看看我们和市长大人在一起!因为我们虽然进来了,可没有胸卡,也没有任何证件,怕一盘问被赶出来。赶出来算好的,说不定关几天也未可知。我们这一招还真见效,竟然没一个保安或便衣问我们。彼时,中央来的人与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等政要已坐在寺顶的遮阳伞下,另一侧显然也是各类贵宾显要,此刻他们正在观礼大昭寺天井红衣喇嘛发愿诵经。

大昭寺顶最高一层,是一个正黄色佛阁,里面班禅大师的身影隐约可见,似乎在与一些大德高僧谈经论法。

诵经发愿一完，正方形天井，格西辩经开始了。但见黄绸铺地，一位苍老喇嘛端坐法台上，身后一字坐了六个喇嘛，四周至少有两百名红袍僧人。此时一个年轻喇嘛正同法台上的老者及身后六人辩经，又拍手又跺脚，不时发出哄堂笑声，有时甚至相互抓头发、拽领子，像打闹似的。人们笑，大笑，历史回到26年前，一切都没有忘记，但一切又是新的开始。

正看得有趣，忽听贵宾席上欢声雷动，原来班禅大师步出寺顶佛阁。大师身裹黄绸，颈戴哈达，身材高大，满面祥光，后面跟着一行含胸的大德高僧。伍精华等政要起立迎上去，藏人也一拥而上，保卫根本无法拦阻。众人簇拥着大师走向寺顶，面向广场十万僧俗。全场欢声雷动，五体投地，大师

挥手,移步,声如洪钟。我和林跃也随着人流慢慢挤到前面,面向广场。我的右边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过去就是班禅大师。我举着照相机一通按着快门,甚至一条腿骑在了寺沿上,由于探身过度险些掉下去。我当然非常非常激动,与大师咫尺之间,刚刚我们还是淹没于广场的恒河之沙,现在居然奇迹般地出现在寺顶班禅大师的身旁,简直是不敢想象的神奇。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大约也仅仅是神奇,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甚至只是大法会的一个无人知晓的插曲。但是事情并没结束,班禅大师与一行显要接见完广场十万僧众后,要在寺顶合影,差不多有20人的样子。新闻记者纷纷举起相机,长焦变焦快门爆响。我们不是记者,不敢太靠

前,躲在人后,只能从人缝中拍照。我不甘于此,这样怎么能照出好照片呢?我的身后是一道女墙,我决定登上女墙俯拍。女墙有一些支柱,我蹬着支柱向上爬,刚爬到半截只听支柱“咔嚓”一声响,我摔下来,粉尘四起。我摔了个四脚朝天,相机摔了出去。支柱早已干朽,我相信也就是我,百年来没人想要登着支柱爬上女墙。所有人都回过头来,我注意到包括班禅大师似都是一怔,我当时吓坏了,心说这下完了,我是谁呀,怎么混进来的?弄出这么大响动,要是有人盘问,还不给抓起来?!

但是居然没事!没人抓我。合影继续进行。我们闯了祸,再不敢抛头露面,就猫在最后面。拍照完毕,刚刚散开,奇迹发生了,班禅大师拦住了伍精华等一行要员,竟然

抬起手来，越过众记者的头顶招呼我和林跃。当时所有人都愣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班禅大师非常高大，有越过人们头顶的身材。原来大师要我们到前边来，让我们专门拍一次！我们简直不相信是真的，但又的确是事实，我们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有人催我们过去！我想在我摔倒之时，班禅大师就显然记住了我们，知道我们个子小，一直在后面，因此刚一拍摄完毕就拦住了别人。显然班禅大师那时就已动了慈念。我们是什么人呀，没有专业相机，没有证件，没有任何标识，但是我们让大师动了念。大师心细如发，感念众生，感念最微小的生命的颤动。众目之下，我们走到近前，两架可笑的傻瓜相机咔咔胡乱响了数下。我们示意拍好了，这时藏族同胞、都是有

身份的人，一拥而上，让大师摩顶。我们当时感到如此激动如此殊荣，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如今事情已过去16年了，至今我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想想，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首先是我们动妄念，接下来是在宗教局小院遇到丹巴坚作市长，市长给了我们不可思议的信任，而且是如此的幽默。这要是在内地你能想象吗？根本不可能！最后是班禅大师的动念——那种对人本身的悲悯与同情。这是佛性吗？我以为也是人性。这里作为官员丹巴坚作市长与班禅大师在人的境界上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并且由来已久，无疑与西藏有关，与宗教有关：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大师已经升天，但并没消失，某种意义